

TA
DE SHENG
她的生

米小苏

著

MIXIAOSU
WORKS

爱是更行更远还生。

一个经历不伦之恋的女人，
一个经历背叛之爱的女人，
一个扼杀爱情的刽子手……

三个女人，

三段缠绕不清的人生，
爱的纠葛，生的悲欢。

你相信爱情吗？

如果不相信，
就无法遇见，无从寻找。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她的生

米小苏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的生 / 米小苏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33-0506-8

I. ①她…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8674号

她的生

米小苏 著

责任编辑: 东 洋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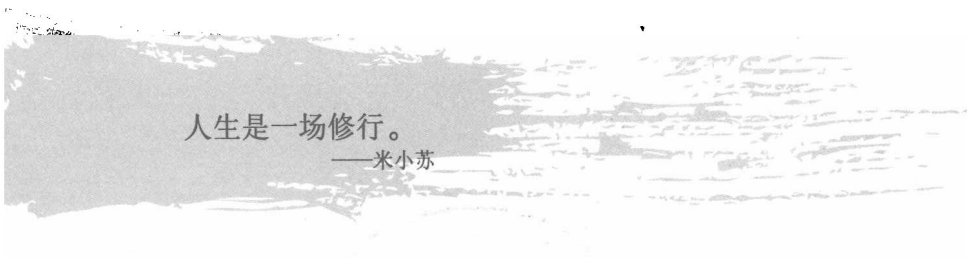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一版 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06-8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人生是一场修行。

——米小苏

序

向远而生

L君

写作是辛苦的、清贫的，没有热爱，少能坚持。

作品是作者视之如生命的东西。一个作品的诞生，仿如一个婴孩呱呱落地，其间的艰辛，非十月怀胎的母亲，是无法体会得到的。

米小苏的第七本书——《她的生》——出来了，我怀着与作者同样珍视生命的心情，认真一气看完。作品颇为大气生动，构思精巧，一气呵成，余音绕梁。从中，我读出了主人公对命运的抗争，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锲而不舍。

故事的时光穿梭在一个封建小镇和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故事有两条线，其一是从经济发达而思想守旧的小镇中走出来的二十五岁叫范远生的女人，追求一份不被母亲认可的爱情，在寻找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了母亲的秘密；其二是在这个

封建小镇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绘画天才陈暖七，因为一个算命先生的话，三岁被人抱养，从此开始坎坷曲折的人生。

剥离了两条线索，其实小说讲的是“寻找爱情”的故事，是暖七、远生、黎晓、黄砾等几个女人对爱情的追寻。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爱情观。暖七的爱情观是“等待爱”，一份为错爱而换来的执著与坚持；远生的爱情观是“倾力爱”，一旦爱就要用力，倾囊而出；黎晓的爱情观是“简单爱”，简单平淡随性；黄砾的爱情观是“完美爱”，因为完美所以报复。不同的爱情观又有着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作者精心布局，巧妙铺陈，命运天意造化，爱情各奔东西，心终归，各有所属。

文中反复出现油画，四张画，象征着四种人生境遇，一个从内心迷茫不断走向清晰、成熟的远生跃然纸上，一个小心翼翼、在矛盾中挣扎的陈暖七走入你我心中。

主角仿佛是暖七，而她的人生却是冷的，不得养母疼爱，没有丈夫理解，思维局限，又暗藏偏执，只有领养的儿子陈长森，让她的人生有了窄小的光。所幸暖七命运坎坷却百折不回，相信宿命却从未放弃。

故事里让人充满期待的是远生与向轩。远生与向轩，时光交错，相见恨晚，爱是有缘。他们的爱情：老少配，有甜蜜，有迷茫，有误会，有希望，峰回路转，跌宕起伏。让人明白：有一种爱情，相遇就不会太迟，相惜就有希望。

看点还有不少：亲密姐妹，因何心存芥蒂，姐姐屡屡愧疚却是为何；油画教师，因何遭人诬陷，冤情能否得以洗

清；神秘百合，何人所送，尴尬时刻一再出现是否另有玄机；法学才女，海归博士，面对旧爱，该如何选择？而他和她，在经历坎坷后，又会如何抉择？希望读者捧书品茗，随着作者慢慢揭开谜底。

有个题外话便是，这是米小苏的第七本书，书的主角叫“暖七”，而书名是《她的生》，这是否藏着什么寓意呢？

目录

序 向远而生 (L君)

第一张画 (1) 秘密

遇见·盛开的百合/001 (2) 疑问

(3) 油画

(4) 陈家镇

(5) 忐忑

(6) 电影

(7) 接风

(8) 百合

第二张画 (1) 燕尾脊

挣扎·心中的故乡/063 (2) 争吵

(3) 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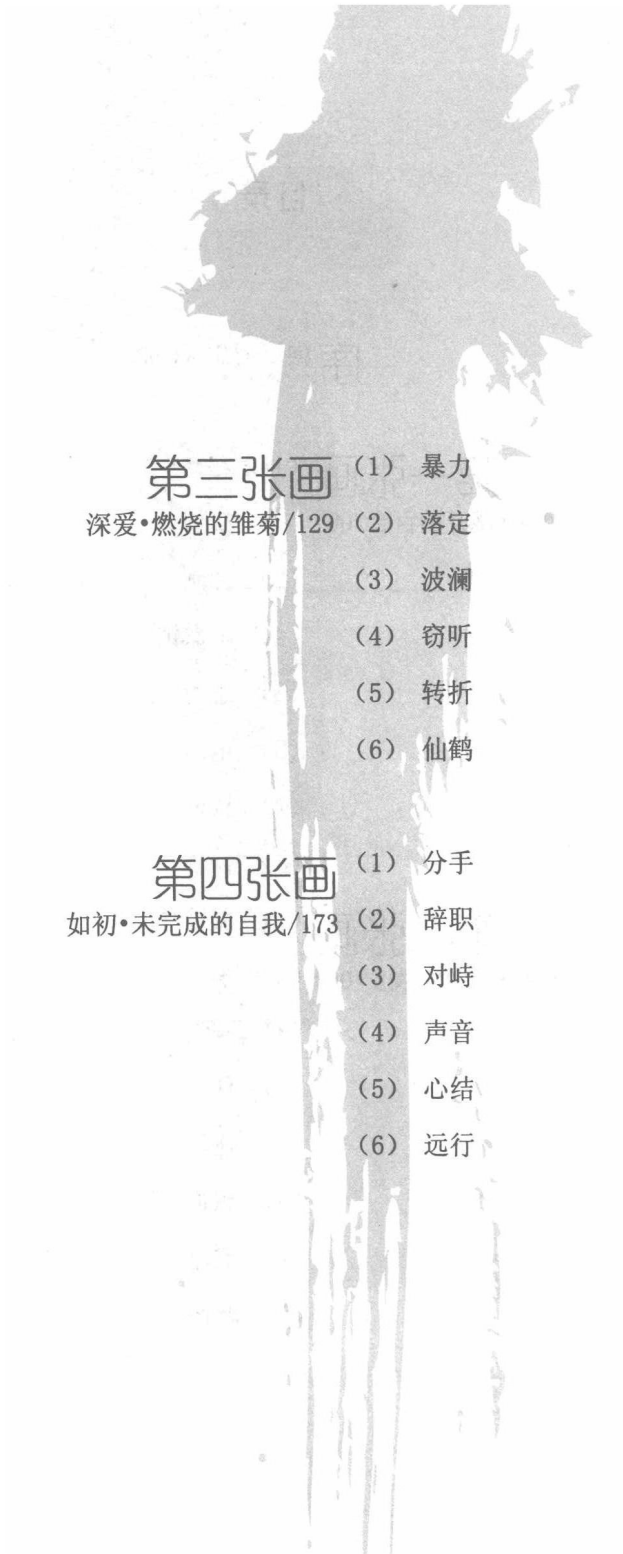
(4) 拜见

(5) 住院

(6) 顽强

(7) 虚惊

(8) 释怀



第三张画

深爱•燃烧的雏菊/129

(1) 暴力

(2) 落定

(3) 波澜

(4) 窃听

(5) 转折

(6) 仙鹤

第四张画

如初•未完成的自我/173

(1) 分手

(2) 辞职

(3) 对峙

(4) 声音

(5) 心结

(6) 远行



第一张画

遇见•盛开的百合

(1) 秘密

那个炎夏的晚上，空调整夜运转，像个老人，对重复着的轨迹心生厌倦；又如缺乏润滑油的发条，撑不下去却要惯性继续。楼外大约二十米处不知是哪个彪悍的房地产商抢在夜间施工，掘土机、起重机、泥头车等机器操作的轰隆巨响充斥在小区的四周，甚或传来地震般的爆破声，欲将人的耳膜从睡眠中震破。二十五岁的范远生在竹席上翻来覆去，闭起的双眼仿佛还看得见深夜无尽的黑，又好似有一双长手，从远处缓慢伸来，准备扼住她细瘦的脖。不对，不是手，是一把磨尖的弯刀，亮得晃眼，是谁的刀？为什么是朝着心脏的方向？弯刀一下子又碎成一堆腌酿泡菜的粗盐，毫不客气地砸向范远生。腥咸味浓厚涌来，呛鼻的同时却有一股淹没的气息，原来是凶如野兽的海水。不识水性的范远生迅即弹坐起来：“谁？到底是谁？”

“你怎么了？”旁边的向轩起身从后背拥住范远生。

“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范远生闪过这个疑问。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都是这些梦境，又或者被追杀，又或者掉入深渊，又或者茫茫人海中被抛弃。虽然每次从平川到晋城，范远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噩梦，然而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梦的诡异程度就以平方速度加快。工作是留平川还是

来晋城？母亲是否喜欢大自己近一轮的向轩？向轩会不会变心？如果没有向轩，我要去哪里？这些实质性的问题扰得范远生心烦意乱。

范远生一声不吭地下床，光脚穿过大厅摸向卫生间，用力旋开水龙头，冲洗不安的神经，然后无意识地瞄了一眼右手边的梳妆镜，只用了不到半秒时间。喜欢横冲直撞的范远生并没有勇气在凌晨以后对镜。这个习惯在她五岁那年父亲离家时就已养成。如果一个人独处时保护不了自己，就要铲断害怕的根。

此时卫生间的灯骤然发亮，刺眼的光线勾勒着镜中那张披头散发的长脸，范远生吓了一跳：“谁？”

只见向轩倚身靠在卫生间的门柱旁，睡眠惺忪地问：“远生，你今晚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有你这么吓人的吗？鬼鬼祟祟跟着我干吗？大半夜的。”惊魂未定的范远生呵斥道，“你们这些政府部门也不管一管，还让不让人睡觉？晚上施工还搞爆破，这不明显违法扰民吗？胆子也真大！”

嘟噜完后，范远生就闷闷不乐地返回卧室。

范远生如何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点，是一个秘密。没有多少人知道范远生有一个大她十岁、交往两年的男友。范远生尝试咨询过母亲“如果我找一个大自己十岁的男友，如何”，老人家严重反对，并且言辞激烈。老人家的理由很简单，此刻他能陪你游山玩水，三十年后呢，四十年后呢？如果他先你离开，以后谁来照顾你？所以坚决不能找一个

自己快一轮的男友，否则你就一辈子单身。范远生担心母亲察觉出苗头，表面唯唯诺诺向母亲作出保证，实际并没有快刀斩乱麻。她承认母亲含辛茹苦的不易，却抵不住爱情浓烈的诱惑。对范远生来说，爱情就像她喜爱的那道糕点——拿破仑米酥，用鲜艳的外表刺激了人的感官，产生了无法遏止的需要，于是下一步就想拥有。

范远生每个月都会乘坐“和谐号”列车，浩浩荡荡行驶七百公里，从平川到晋城，跨省来看向轩。最开始范远生喜欢念叨“爱上一个人，然后爱上一座城”，在范远生逐渐喜欢上晋城的时候，口头禅变成“爱上一座城，然后爱上一个人”。当然，范远生其实会抱怨向轩不去平川看望她。纵然向轩工作繁忙，而自己学业清闲，但范远生顾不得这些，爱情就该是掏空心脏、全力以赴、舍我其谁的。起初向轩会仔细地跟范远生讲道理，计算利益得失。每逢此时，范远生都会跳起来大叫：“我说老向同志，感情可是不能这么计算的。你们法院有没有因为你加班而多付你薪水？你们领导有没有因为你表现突出而给你升官？你们偌大一个晋城，难道就只有你一个向法官吗？你看你这么拼命工作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但只要你对我好一点，我一定会加倍报答的啊。”

过来人的向轩望着尚未走入社会、不知人间险恶的范远生，思量着：“我确定要和这么一个不知柴米油盐的女人结婚吗？”

倒是年轻的范远生终于还是习惯了向轩的生活节奏，从最开始的被催促到后来的主动从平川坐火车到晋城，从

最开始的蛮横任性到现在的有条件服从，向轩有时觉得范远生更像自己的女儿，否则为何暴躁的他在范远生面前有时却可以轻易地克制自己的冲动？但凡他要发脾气时，脑海中会立即闪过“她还小”的念头，索性就把怒火往肚子里一口吞下去。从眼神和皮肤表皮就能察觉出年龄差距的向轩，面对任性的范远生，不管从生理或者心理，他有时都会徒然产生微妙的自卑，但又有一种驾驭岁月的快乐：在可以摆出一副年长者的姿态时，向轩就理直气壮教训范远生，“什么，不能教训你？我比你多吃了十年的饭，你说是你对还是我对？真是年轻气盛，不知好歹，一点儿都不懂事”；在可以变成一个孩子时，向轩会想方设法扮出各种鬼脸，也会叫范远生“小妈妈”，并撒娇“小妈妈，我肚子饿饿，我要吃饭饭”。他的年纪仿佛是弹性的，是可以伸缩的，不需要担心对方是否会介意，也不需要害怕装嫩时会被嘲笑。

范远生时常想，和向轩相处的这两年，如果不奢望一个共同的将来，那这些时日应该是快乐多于痛苦的，连吵架都是艺术性的。有一回晚餐，向轩捣鼓了半天，总算端出一道叫“无水炖鸡”的菜，范远生觉太咸，不肯动筷，向轩贼使道：“吃一块鸡肉，给你二十块。”

范远生努努嘴，说：“你以为我是你吗？你当然只值二十块，我得在你的基础上翻好几倍呢。”

“二十块能买好几两肋排呢，”向轩说，“况且我这是薄利多销。”

范远生不肯示弱：“我是待价而沽。”

“我是价廉物美。”向轩咬了一口鸡肉，并故意将汁水匀到嘴角，然后伸出他灵活的舌尖轻巧地舔了舔。

“我是物以稀为贵。”范远生嗔怒道。

“我是畅销品，你是滞销品，所以你降到二十块也是迟早的事。”向轩拿出了他在审判现场控制局面时那伶牙俐齿的架势，“这鸡肉味道真是无与伦比。”

范远生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向轩，说：“吃你个鸡屁股。吃死吧你。你这没骨气的‘二十块’。”

看着范远生压扁的嘴形，一副饱受委屈又渴求安慰的模样，向轩差点儿喷出口中碎肉。向轩急忙拥住范远生，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低头道歉道：“好好，我是廉价的‘二十块’，你是尊贵的‘两百五十块’。”

范远生破涕为笑：“你才‘二百五’呢。”

其实，向轩觉得逗乐范远生的意义远胜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他能调动她的情绪，她的快乐和伤悲都在自己的掌纳范围，同时又能满足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

而在向轩三十五岁的怀抱里，范远生得到了意想中的母爱。

这个结论或许显得滑稽，从一个大男人处得到的不应该是父爱吗？可是，范远生笃定，那是母爱，不是父爱。

范远生没有品尝过父爱的滋味，父亲在她懂事之前早已去了遥远的边疆，而且杳无音讯。父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范远生没有清晰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她都避谈“父亲”两个字。对别人口中或者笔下形容的父爱，范远生经常是嗤之以鼻。但范远生对母爱充满幻想，她认为母

爱是有格式可遵循的，应该怎样，不可以怎么样，一一比照后，范远生就觉得母亲陈瓷四确实不够爱自己。行事谨慎的向轩可以在自己发高烧的时候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以一百五十码的车速从晋城奔赴平川，而母亲陈瓷四只会在电话中用厌烦的声音嘱咐“记得去看医生”，向轩会继续嘘寒问暖，母亲极少主动再问起病情详细。范远生固执地认为，母亲不爱自己是因为两个人：一个是暖七，一个是父亲。

但或许，范远生需要的只是爱，不管这爱的性质是什么，是母爱也好，是父爱也罢，是男人的温情也没所谓，都没关系，只要能感受到被呵护，范远生就要去寻找。

范远生是平川大学的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生。两年前，她只是个刚读研一的小姑娘。在导师的新生见面会上，范远生遇见了向轩。范远生后来都觉得那确实是个收获以及接受馈赠的美丽之秋。当她敲开导师办公室的大门，一眼瞥见女导师之外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捧书阅读。柔和的夕阳穿过纱窗洒在他曲线分明的侧脸上，又如格子一般在他健硕的身影里跳舞。他端坐在那儿，两眼专注，并未觉察到距他两米之外正站着一个青春洋溢的姑娘。估计在他的意识里，自己就是整个世界。范远生顿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正笼罩在这间二十平米的办公室，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你躲不开，而且，还主动靠近。敏锐的范远生用眼角的余光迅速捕捉到封皮的黑体字迹，是梅因的《古代法》，那是法学入门的必读书籍之一。由此，范远生心生狐疑：“这个男人该不会和

我是同行吧？”

范远生恭敬地喊了一声“黄教授好”，先抬头的却是那个埋首看书的男人，默无表情或者可以将其形容为稍显严肃的眉眼。那一刻，范远生才得以将向轩的轮廓一览无遗，古铜色的肌肤，圆脸，额头饱满，修剪得干干净净的络腮胡——如果他愿意蓄须的话，应该会 and 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马奈笔下的那幅油画《埃米尔·左拉像》相媲美。稍显不足的是挺拔鼻梁上那一副镜框眼镜——范远生不喜欢男人近视。

正准备向导师自我介绍时，黄牧已离开办公桌向范远生走来，笑容满面道：“大才女，终于又见到你了。”

范远生忽觉荣幸，一是距上次见面已过四个多月，自己竟然还能被一个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小有名气的学者记住；二是导师这一主动而热情的行为，应该能加深办公室里这唯一的男人对自己的印象。范远生客气回答：“能成为黄教授的学生，真是万幸呢。”

黄牧顺手递上一杯新泡的绿茶，笑意盈盈道：“上次面试就对你印象深刻，什么时候让我再见识一下你的画作？”

此时向轩站起来，眉毛故意上挑，佯装生气道：“黄教授，这就是您不对了。这么大一个才女，也不介绍介绍？怎么，想金屋藏娇？”

黄牧爽朗大笑：“藏娇想法是有的，可惜我这不是金屋。她叫范远生，我今年新招的研究生。不仅法学功底了得，还是个画家。画油画的。怎么样，向法官，不错吧？现